

舒家兄弟

作者：苏童

关于香椿树街的故事，已经被我老家的人传奇化了。在南方，有许多这样的街道，狭窄、肮脏，有着坑坑洼洼的麻石路面，谁要是站在临街或者傍河的窗子边，可以窥见家家户户挂在槽下的腊肉，晾晒的衣物，窥见室内坐在饭桌前吃饭的人以及他们一整天的活动。所以我要说的也许不是故事而是某种南方的生活。如此而已。

舒工和舒农是兄弟俩。

涵丽和涵贞是姐妹俩。

而且他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香椿树街十八号。十八号是发黑的老楼，上下两层。舒家住楼下，林家住楼上。他们是邻居。十八号的房顶是平的，苫一层黑铁皮。那房顶上伏着一只猫，这是十五年前我站在桥头眺望时留下的印象。

印象中还有那条河。河横贯香椿树街，离十八号的门大约只有一米之距。我的叙述中会重复出现这条河，也许并无意义，我说过这只是印象而已。

舒工是哥哥，舒农是弟弟。

涵丽是姐姐，涵贞是妹妹。

舒家兄弟和林家姐妹的年龄就像人的手指一样有机排列，假如舒农十四岁，涵贞就是十五岁，舒工就是十六岁，涵丽就是十七岁，他们真的像一个人的手指紧紧地并拢着，掰也掰不开。他们是一个人的四根手指，还有一根手指在哪里？

舒农是个畏畏葸葸的男孩。舒农是个黄皮鬼。在香椿树中学的简陋教室里，坐在中间第一排的就是舒农。他穿着灰卡其布学生装，左右时下各缀一块规则的补丁，里面是他哥哥穿旧的蓝运动衫，领口上有一条油腻的黑线，香椿树中学的教师们普遍厌恶舒农，因为舒农总是半趴在桌上抠鼻孔，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教师，富有经验的教师知道那不是听讲。你用教鞭敲他的头顶，舒农会发出碎玻璃一样的尖叫声，他说，“我没讲话！”教师们往往不爱搭理他，他毕竟不是最调皮的学生，但他们受不了舒农阴沉的老年化的眼神，教师就骂舒农，“你这个小阴谋家，”而且，舒农的身上经常散发出一股尿臊味！

舒农十四岁了还经常尿床。这是秘密之一。

起初我们不知道这个秘密，秘密是涵贞泄露出来的，涵贞是个爱吃零食的女孩，她很馋，她偷家里的钱买零食吃。有一天她没偷到，她在糖果店门口犯愁的时候看见舒农拖着书包走过来，涵贞对舒农说：“借我两毛钱！”舒农想从她身边绕过去，但涵贞拉住舒农的书包带子，不让他走，涵贞说，“借不借吧？小气鬼。”舒农说，“我没钱，我身上只有二分 钱。”涵贞撇了下嘴，就把书包带悠起来砸到舒农脸上，涵贞叉着腰对我说，“你们别跟他玩，他这么大还尿床呢，天天要晒被子！”我看见涵贞说完就扭着腰朝学校跑了，舒农捂着脸站在那儿不动弹，他阴沉沉地望着涵贞胖胖的背影，后来他瞟了我一眼，也是阴沉沉的。我真的记得舒农十四岁时的可怕的眼神，活像一个天才的少年囚犯。我对舒农说，“走吧，我不告诉别人。”舒农摇摇头，舒农把手指狠狠地伸进鼻孔，抠了一下两下，他说，“你走吧，我今天不想上学了。”

舒农旷课是经常的事，谁也不奇怪。我猜他是要采取什么行动回报涵贞，这也不奇怪。舒农是有仇必报的人。

第二天涵贞跑到办公室报告老师，说舒农在她的被窝里塞了五只死老鼠，一卷钢丝鬃子，还有十几颗图钉。教师们答应好好训舒农一顿，但是第二天舒农继续旷课没来上学，接着第三天是涵贞母亲丘玉美来了，她带来一碗米饭，让校长用鼻子闻，校长说怎么回事，丘玉美说舒农在我家的饭锅里撒了一泡尿！办公室外面围了好多人，刚在教室露面的舒农被体育教师提溜进去，扔在墙角上。校长问丘玉美，“他来了，你看怎么处理他？”她就说，“这也好处理。让他自己把碗里的饭咽进去，他就知道该不该干这事了。”校长考虑了几秒钟说好像也是个办法，校长端着那碗饭走过去放到舒农面前。校长说=你给我吃掉它，让你自食其果吧！”舒农垂着头把手插在裤袋里，玩着一串钥匙，若无其事的样子，校长听见那串钥

匙在舒农肮脏的裤袋里叮叮咚咚地响，他被激怒了，我们看见校长突然抓住了舒农的头，舒农的头被摁住往下压，他的嘴贴近了那碗米饭，他下意识地舔了一口，紧接着就像一条小狗一样吼了一声，噗地吐了出来。舒农脸色煞白撞出办公室时，嘴角上还粘着一颗米粒。围观者都哄堂大笑。

那天傍晚我看见舒农在石灰场的乱石堆上晃来晃去，他拖着书包，把枯树枝从垃圾里踢出来，他的脸一如平常萎靡不振。我好像听见他对谁说，“我要操翻林涵贞。”那个声音尖声尖气的，好像一个女孩子对卖糖的人说我要一个糖娃娃一样平淡无奇。“我要操翻丘玉美！”他还说。

有一个男人爬在十八号的楼顶上，远远地看过去他像是在修葺屋顶。那就是舒农的父亲，街上人喊他老舒，我们就喊他老舒好了。我老家的人都认为老舒是个人物。印象中老舒是个健壮的矮个子男人。他好像是个建筑工或者是管道工。反正他精于各种活计。要是谁家水管漏水电表坏了，女人就说：“去找老舒吧。”老舒其貌不扬，但是香椿树街的女人们都喜欢他。现在看来，老舒是个风流家伙，香椿树街的风流家伙不少，老舒是一个。这是我的观点。

比如现在一群织毛线的女人也看见了十八号楼顶上的老舒，她们会议论有关老舒的风流韵事，说得最多的是老舒和丘玉美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走进酱油店时听见打酱油的女人对卖咸菜的女人说，“林家的小姐妹俩都是老舒生的！你看丘玉美那骚样！”酱油店里经常爆出这种奇闻来，吓你一大跳。丘玉美从店外走过，她没听见。

如果相信了女人们的流言蜚语，你看见林涵贞的父亲老林就疑惑了，那么老林是干什么吃的？

比如现在是夏日黄昏，还有一个男人在手帕厂门口跟人下棋，那就是老林。老林每天都在那里跟人下棋，有时候涵贞或者涵丽把饭送到棋摊边。老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看上去并没有异秉，但有一回他跟人赌棋赌输了，就真的把一只“炮”咽进了嘴。结果是涵丽把他的嘴掰开。硬是把棋子抠出来了。涵丽掀了棋盘，挨了老林一记耳光。涵丽跺着脚哭，“还下还下，把棋子吞进肚活该！”老林说：“我愿吞什么就吞什么，关你屁事！”观棋的人都笑，他们都是喜欢老林这种脾性的。他们也喜欢涵丽，涵丽人漂亮心也好，街上对涵丽涵贞姐妹有一致的评价，姐姐讨喜妹妹讨厌。

该出场的人物都已出场，剩下的是舒工和他母亲。舒家女人没什么可说的，她胆小怕事，像一只鼯鼠在十八号楼下悄悄地烧饭洗衣，我对她几乎没什么印象。而舒工却很重要，他曾香椿树街少年们崇拜的偶像。

舒工的唇须已经发黑，有点斯大林的八字型。

舒工眉清目秀，脚蹬一双上海产的白色高帮回力鞋。

舒工在石灰场和城西的人打过群架，而且他会谈恋爱。你知道舒工和谁谈恋爱？和涵丽。

现在想想十八号两家人的关系是很有意思。

舒工和舒农原先睡一张床，哥俩夜里总是闹纠纷。舒工睡得好妹的便会吼起来，他使劲地朝舒农喘一脚，“又尿了，你他妈又尿床了。”舒农不吭声，他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听着楼顶上夜猫的脚步和叫声。舒农已经习惯了舒工对他的拳打脚踢，他知道舒工有理由这么干。他总是尿床，而舒工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况且他也打不过舒工。舒农觉得他对舒工不能硬拼，要讲究战术策略。他想起某人在石桥上挨揍后说过一句深奥的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舒农懂得这句话的含意。有一夜他在挨舒工一顿拳脚后慢慢地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说什么？”舒工没听清，他爬过来拍拍舒农的脸，“你说什么报仇？”舒工自己笑起来，“你这不中用的东西，你知道报仇？”舒工看见弟弟两片嘴唇在黑暗中闪着白光，像两条蛆蠕动着。他重复着那句话。舒工用手捂住弟弟的嘴，“睡觉，闭上你的臭嘴吧，”舒工找了块干净的地方躺下，听见舒农还在说话。他说舒工我要杀了你，舒工又笑起，“那我给你找把菜刀吧。”舒农说，“现在不，以后再说吧，反正你要小心点。”

好多年以后舒工常常想起舒农在黑暗中闪着白光的嘴唇、像两条蛆一样不倦地蠕动着。舒工再也不能忍受和舒农睡一床的苦处，他对父母说，给我买张床，要不我就睡到朋友家去，不回来了。老舒愣了一下，老舒说，我才发现你长大了。老舒把儿子的胳膊拉起来，看看他的腋毛，“好吧，长了不少，明天买一张钢丝床来。”

后来舒农就一个人睡。这也是舒农十四岁时的事。

舒农从十四岁开始一个人睡。舒农发誓从分床的第一夜起不再尿床，比如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秋夜，舒农的苦闷像落叶在南方漂浮。他睁大眼睛躺在黑暗中，听见窗外的香椿树街寂静无比，偶尔有一辆卡车驶过，他的床便微微颤动起来。这条街没有意思，长在这条街上更没意思，舒农想，舒农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后来就累了，在困倦中他听见舒工的床在咯吱咯吱地响，响了很长时间。“你在干什么？”“不要你管，睡你的觉，尿你的床去。”舒工恶狠狠地回答。“我再也不尿床了。”舒农腾地坐起，“今天夜里我就是不睡觉也不尿床！”舒工没吱声，很快地响起了舒工的鼾声。舒农厌烦他的鼾声，他想舒工最没有意思，他是个欠揍的混蛋。舒农坐在床上看着后窗，他听见一只猫从窗台上跳走，又爬上了屋顶，舒农看见了那只猫暗绿色的眼睛，就像两盏小灯自由地闪耀，它可以轻捷地走遍世界每一个角落。舒农想做猫比做人有意思。

做猫比做人有意思，这是舒农十四岁时对生活的看法。

假如这个夜晚有月光，舒农极有可能看见爬在漏雨管上的父亲。舒农突然看见一个人爬在窗边的漏雨管上，他熟稔而轻巧地往上爬，仿佛一只巨大的壁虎。舒农只害怕了短短的一瞬间，就将脑袋伸出窗外，抓住那人的腿。“你在干什么？”舒农很快发现那是他父亲，老舒用手上的拖鞋敲敲他的头顶，“好儿子别吱声，我上楼修水管去。”“楼上漏水吗？”“漏了一地，我去修修。”舒农说，“我也去。”老舒吐了口气，退回到窗台上。他光着脚蹲在窗台上，两只手卡住舒农的脖子，老舒说：“快躺下睡你的觉，只当什么也没看见，要不我就卡死你。真的卡死你，听见吗？”

舒农感觉到父亲手上刀刃般的切割，他闭上眼睛，那双手松开了，然后他看见父亲的手搭在什么地方，父亲纵身一跃，仿佛一只巨大的壁虎，爬到楼上去了。

后来舒农仍然坐在床上，他不想睡觉。听见楼上女人丘玉美的房间地板咚地响过一声然后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舒农想那只猫呢，猫如果在屋顶上会不会看见父亲和丘玉美在干什么？舒农十四岁老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像落叶在南方盲目地漂浮，到凌晨的时候外面有鸡在打鸣了，舒农突然发现他刚才睡着了，睡着后又尿了。舒农瞪大眼睛绞着湿漉漉的短裤，那股尿臊味使他喘不过气来。我怎么会睡着了？怎么又尿了？他想起夜里的发现恍然若梦。谁在逼我睡觉？谁在逼我尿床？一种绝望的感觉袭上心头，舒农一边脱被尿湿的裤子，一边开始呜咽，舒农十四岁经常这样呜咽，像女孩一样。

有一次舒农问过我一个奇怪的问题，他总是提出种种奇怪的问题，你不好回答，而他自己对此胸有成竹。

做人好还是做猫好？

我说当然做人好。

不，猫好。猫自由。没有人管。猫可以在屋檐上走。

我说那你就去做猫吧。

你说人能不能变成一只猫？

不能。猫是猫生的，人是人生的，你连这也不明白？

我明白。我是说人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猫？

我说那你试试看吧。

舒农说我是试试，不过在我变猫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干，我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舒农的牙齿咬着肮脏的指甲，轻轻发出折断的声音。

说到涵丽，涵丽是香椿树街出名的小美人儿。而且涵丽的心像一垛春雪那样脆弱多情。涵丽不敢看别人杀鸡，她不吃鸡。她看见带血的呈死亡状的东西都害怕，这几乎成了她性格的重要特征。舒工和舒农小时候经常把鸡血放在楼梯上吓林家姐妹，涵贞不怕，但涵丽总是吓得脸色煞白。涵丽的恐惧总是激起舒家兄弟的残暴幻想，怎么回事呢？几年以后舒工回忆起涵丽小姑娘的事情内心就很复杂。舒工的恶作剧过后每次都遭到老舒的毒打，老舒把舒工摁在地上，先用湿毛巾堵住他的嘴，不让他叫喊，然后老舒脱下劳动皮鞋抽打他的脸，一直扇到疲累为止。老舒就去睡觉，撂下舒工半死半活地躺在地上。舒工的脸像一块破碎的红玻璃，他把嘴里的湿毛巾咬成一团破絮。怎么回事呢？舒工实际上早就把涵丽当成他自己的东西玩耍了。涵丽像一只蝓在他手掌上叫着，而他不会放手，他紧紧地抓住涵丽不放手。一个奇怪的现象，我老家的人对舒工和涵丽的事情始终茫然不解，只好把一切归结为前世冤

家。

比如这是春夏交替的季节。舒工在水池边洗脸，他听见楼上有人下来，站在他后面。舒工回头看见涵丽端着脸盆站在楼梯边上。涵丽穿了一条花裙子，涵丽的头发刚洗过，乌黑发亮地披垂在肩上。舒工头一次发现涵丽的漂亮，然后他低头从水盆里看见自己的浮影，他看见自己唇上的胡须像一丛黑草在水中荡来荡去。他发现自己也很神气，与此同时他闻到一股特殊的言语不清的腥味萦绕在身上，他知道那是从他的短裤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东西他来不及洗掉就又穿上了。他回头去看了看涵丽，涵丽的脸侧过去躲着他的目光。不知道涵丽有没有闻到那种气味？舒工心里乱糟糟地长出一些幻想，幻想像一棵草茎逗着他的生殖器，勃起来。舒工倒掉了一盆水，重新又放一盆水，他其实是想拖长时间澄清脑子里的某种欲望，他听着水哗哗地溢出盆外，又满了，但他还不知道想干什么。他明明想对涵丽干一件事情但却不知道怎么干。怎么干？舒工有点想清楚了，他把毛巾搭在肩上，走到楼梯下的杂物间去。他掩上门迅速地褪下短裤，他紧张地看上面的白色污迹，然后套上长裤。舒工捏着他的短裤径直走到水池边，他把它猛地塞进了涵丽的脸盆里，它一下子被浸透了沉到盆底，正在洗脸的涵丽吓得跳到了一边。

“什么？”涵丽尖叫着长发披挂了一脸。

“没什么，你给洗一下！”舒工把短裤拎了拎说。

“为什么让我洗？我要洗裙子。”

“我让你洗你就得洗，否则自讨苦吃。”

“我早就不怕你了。你的东西你自己洗。”

“真的，你说你不怕我了？”舒工咧开嘴笑着，他凝视着涵丽不安而愤怒的脸。他看见粉红色的血正从女孩的身体深处浮涌到她的皮肤下面，他总是看见涵丽粉红色的血。所以大家说涵丽漂亮。舒工这样想着猛地端起那盆水，朝涵丽脸上泼去。“哗”地一声，奇怪的是涵丽没再叫喊，她浑身湿透地站着，木然瞪着舒工。然后她抱着肩颤抖起来。她的头发上掉下好多晶莹的水珠来。

“把它捡起来！”舒工踢了踢掉在地上的蓝短裤。

涵丽抱着肩朝楼梯上看看，她仍然抱着肩站着。

“别看，这会儿没有人，有人也不怕，谁也别来惹我发火。”舒工说。

涵丽弯下腰把舒工的蓝短裤捡起来，扔到盆里。

“把它洗掉！”舒工说。

涵丽打开水龙头，她闭着眼睛在盆里搓了一会儿，眼睛就睁开了。她说，“肥皂，你给我拿一块肥皂来。”舒工就拿了一块肥皂递给涵丽。舒工抓住她的手腕狠狠捏了捏，不是抚摸，是捏。香椿树街有一种说法，说舒工和涵丽就是这样开始恋爱的。这种说法让人难以接受，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第二种说法。我们只能相信香椿树街，就这么回事。

即使到了百年以后，人们仍然怀念横贯南方城市的河流，我们的房子傍河建立，黑黝黝地密布河的两岸。河床很窄，岸坝上的石头长满了青苔和藤状植物。我记得后来的河水不复清澈，它乌黑发臭，仿佛城市的天然下水道，水面上漂浮着烂菜叶、死猫死鼠、工业油污和一只又一只避孕套。

这就是南方景色。为什么有人在河岸边歌唱？为什么有人在这儿看见了高挂桅灯的夜行船呢？香椿树街不知道，河岸边的香椿树街一点也不知道。

而这个深夜舒农第一次爬上了楼顶。

舒农觉得自己像一只猫，他光着脚在积满飞尘的楼顶上走动，一点也听不见声音，世界寂寥无声，舒农只听见自己心脏的狂跳。他走到天台的边缘，手攀住铁质晾衣架蹲下身去。这样他从气窗清晰地看见了二楼丘玉美在床上做什么。

在微弱的台灯下，丘玉美赤裸丰满的身体是蓝色的，舒农奇怪的就是她在夜间身体所散出的蓝色。她为什么发蓝呢？舒农看见矮小粗状的父亲一次次撞击丘玉美的身体，那种蓝色迅疾地迸裂迅疾地凝固，仿佛永恒的光晕刺激他的眼睛。他们快死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舒农看见父亲的脸最后痛苦扭歪了，而丘玉美像一条蛇在床上甩来甩去。他们真的快死了！黑暗很快淹没了他们的脸和腹部。房间里涌出河水的浊重的气息，舒农闻到了这种气息，它让人联想起河上漂浮的那些脏物。河就在窗下流着，河与窗隔这么近，所以窗里的气味把河水染上了，它们一样对舒农构成了思维障碍。舒农觉得身边的世界变了样，他发现自己真的

像一只猫，被黑暗中又腥又涩的气息所迷幻，他咪呜咪呜叫着，寻觅自己的一份食物。

舒农就是从这夜起开始偷窥他父亲和丘玉美的隐私的。

舒农一边偷窥一边学猫叫。

舒农想像他是一只猫，他一边偷窥一边学猫叫。

每次都有一只白色的小小的东西从二楼窗口丢下去，落在河里。舒农看不清那是什么，他只知道是父亲用的东西。有一回舒农从楼顶上下来，径直走向河边。他看见那东西漂在水上，像一只瘪破的气球。他捡起一根树枝把它挑上了岸，在月光下它白得耀眼，抓在手上的感觉就像一只小动物，柔软，滑溜。舒农把它藏在口袋里带回屋去睡觉。睡了一会儿舒农突发异想，他把那只套子掏出来，擦干净了，然后他屏住气把套子套在自己的小家伙上面，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进入舒农的意识。舒农这夜睡得十分香甜，早晨醒来他发现自己没有遗尿，他很高兴，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传说河里打捞的套子止住了舒农的毛病，如果你觉得无聊，可以不相信这种传说。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舒农在十八号楼顶上的夜游。直到老舒有一次发现抽屉里的钱少了两块，他去翻两个儿子的口袋。在舒工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块多钱和一包香烟，在舒农的口袋里却发现了三只避孕套。显然，避孕套的出现更让老舒惊诧和愤怒。

老舒先把舒工绑在床上，老舒对儿子的责罚在香椿树街以独特著称，老舒从儿子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点燃了猛吸几口。他问被绑紧了的舒工，“你想抽吗？”舒工摇头，老舒说：“给你抽，你不是想抽烟吗？”老舒说完就把点燃的烟塞进舒工的嘴里，舒工被烫得嚎叫起来。老舒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叫喊，老舒说：“别鬼嚎，烫就烫这一下，烟马上就灭，明天你想抽烟还可以抽。”

对于舒农的责罚比较麻烦，因为老舒摸不清舒农到底是怎么回事。老舒把舒农叫到小房间来时忍不住想笑，他把那三只避孕套摊在手上，问舒农：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

“河里，我捞的。”

“你捞了它想干什么？你不是吹泡泡玩吧？”

舒农不说话了。老舒看见儿子的眼睛突然闪烁出一点很深的绿光。然后他听见儿子声音沙哑地说：

“那是你的。”

“你说什么？”这时候老舒意识到出了问题，他卡住舒农的脖子摇着那个小头颅，“你怎么知道是我的？”

舒农被卡得脸色发紫，他不愿说话，只是茫然地盯着父亲，他的目光从父亲的脸部下伸，越过那个粗壮的身体，最后落在父亲的裤洞处。你在看什么？老舒开始刮儿子的耳光。舒农微微侧过脸，但目光固执地定在父亲的裤洞处。他又看见了那种幽亮的蓝色，蓝色使他有点晕眩。老舒开始抓住儿子的头发将他往墙上撞，你在偷看什么？你他妈的在偷看什么？舒农的头一下一下撞着墙，他不觉得疼痛，他看见眼前蓝色光点像蜂群飞舞，他听见有一只猫在楼顶那儿狂叫，猫叫声与他融为一体。

“猫。”舒农舔舔被打碎的牙龈，无力地说。

老舒不明白儿子在说什么。“你说猫在偷看？”

“对，是猫偷看。”

香椿树街的人们从十八号窗前经过时，看见老舒在拼命揍舒农。他们聚在窗外观看。香椿树街认为男孩都是揍大的，他们习以为常。让人疑惑的是挨揍的舒农，他不哭叫，他好像有能力忍受任何皮肉之苦，这与往日迥然不同。

“舒农怎么啦？”窗外有人问。

“尿床！”老舒在窗内回答。

没有人有疑问，舒农尿床的事在香椿树街早已众所周知了。香椿树街人对事物很敏感，但不善于采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当舒农的破坏倾向初露端倪时，他们仍然相信舒农十四岁了，舒农还在尿床，其它的一无所知。

舒农十四岁那年已不再尿床，但是没有人相信。或者说人们对舒农尿床感兴趣，但对他

不尿床却不感兴趣。譬如舒农的头号仇敌涵贞，涵贞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一四七二五八

舒农是个尿床胚

涵丽很少跟她妈妈说话，涵丽曾经对要好的女同学说，她是个骚货，我瞧不起她。

有人猜测涵丽是知道自己的血缘故事的。香椿树街的女人中有一半是丘玉美的仇敌，她们会告诉涵丽。更关键的是涵丽那么聪慧早熟，即使没人说什么她也会有所察觉的。纸怎么能包住火？

好多年了涵丽不跟老舒说话。涵丽十六岁生日时老舒买了一条围巾送给涵丽，涵丽装耳聋把老舒晾在楼梯边。老舒把围巾给丘玉美了。丘玉美要把围巾给涵丽围上，涵丽一把抢过来丢在地上，还吐了一口唾沫。

“谁希罕？不明不白的。”涵丽说。

“老舒喜欢你才给买的，别不识好歹。”

“他干嘛要喜欢我？不明不白的。”

“你说什么不明不白的？”

“你们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个清楚。”

“我没脸说。”涵丽突然捂住脸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对着镜子梳头。从镜子的反光中她看见母亲弯下腰拾起了那条花围巾，母亲脸色苍白得可怕。涵丽希望她扑上来撕扯她的头发，这样她们可以厮打一场，释放一点互相积聚的怨恨，但丘玉美只是绞着那条围巾说不出话。涵丽心中又对她产生了一丝怜悯，涵丽就呜咽着说，“我不要，你把它给涵贞吧。”丘玉美收起了围巾，第二天她围着围巾上街，再到后来是涵贞围了老舒送的围巾。涵贞围着那条围巾上学，对人说是她妈托人从上海捎来的，她妈爱她不爱涵丽。

涵丽对她爸爸老林却孝顺。实际上香椿树街对涵丽的赞赏一半就缘于此。老林在街上下棋的时候，涵丽给他送饭送茶，回到了家涵丽给老林打洗脸洗脚水，涵丽甚至经常给老林剪指甲，丘玉美对人说涵丽想当老林的姐姐，涵丽跟她爸的关系就像姐弟一样。别人问丘玉美，那你呢，你觉得舒服不舒服？丘玉美说我随便，涵丽对他好，省了我一份心。

譬如这天下雨了，雨水打着十八号屋顶的铁皮管，傍晚湿润而寂寞。老林在楼梯口搓着手，他在找伞。老林从来不知道家里的伞放在哪里，他推开涵丽的房门说，“伞呢？”涵丽看着他不说话，老林就四处乱翻，结果找出一把散了架的破纸伞，他撑了半天也没撑起来。涵丽说，“下棋下棋，这么大的雨还要去下棋，淋病了没人管你。”老林把破伞往地板上一扔，“伞呢？这家里就没把好伞？”涵丽说，“就一把好伞，让她撑出去了。你就不能在家呆会儿，不下棋就不能过吗？”老林叹了口气，老林说，“这日子，不下棋又能干什么，操他妈的。”老林说完自坐到桌前摆起棋来，摆着摆着看见涵丽坐到了他对面。

“我跟你下一盘。”涵丽说。

“别捣乱，你不会下。”

“我会，我看你下都看会了。”

“那好。”老林想了想，“让你车马炮？”

涵丽看着老林的手不说话。涵丽那天有点奇怪。

“让你双车一炮？你自己说吧。”

“随便。”

老林拿掉了自己的双车一炮，让涵丽先走，涵丽走了个当头炮就再也不挪子了。涵丽的心显然不在棋上。

“爸，你跟她为什么不在一个房间睡？”

“你下棋，别瞎问。”

“不，我今天一定要问个清楚。”

“她讨厌我，我讨厌她，干嘛要在一个房间睡？”

“可是夜里她房间里有动静。”

“她梦游，夜里睡不安稳。”

“不，我听见楼下老舒——”

“你下棋，别胡说八道的。”

“大家都说老舒和她——”

“烦死了！”老林抓住个棋子敲着桌面，“我不管他们的事。”

“你干嘛不管？是你自己的事，你知道人家喊你什么？”

“闭嘴，我心烦！”老林站起来抓住棋盘往涵丽那儿一掀，老林吼道，“都是混蛋，都不让我活痛快！”

老林抓起那把破伞跑下了楼。外面的雨水打在铁皮管上，使这个黄昏寂寞而湿润。涵丽跪在地板上一颗一颗地拾棋子，她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在想爸到底是怎么啦？这个家到底是怎么啦？她听见楼外的雨声越来越响，香椿树街好像快被这场雨冲塌了。涵丽坐在地板上，觉得地板以及整座楼房都在渐渐下陷，楼上变得很黑，她跳起来去开灯，灯不亮，涵丽害怕起来，她跑到窗边朝楼下看，看见舒工也把身子探出窗外，他在收绳子上的那条蓝短裤，黑暗笼罩着香椿树街，惟有舒工的头顶上有一点亮。涵丽就朝楼下跑，她的脚步快疾如飞，震得楼梯咯咯摇晃。涵丽被一种模糊的绝望的思想攫住，她听见自己心里在说，谁也别管谁，我不管你们，你们也不管我。

涵丽冲进舒家的小房间，坐在一张藤椅上喘气。舒工疑惑地看着她，“谁在追你？”

“鬼。”涵丽说。

“停电了，好像电线刮断了。”

“我不是怕黑。”

“那你怕什么？”

“说不清。”

“有我在，你就什么也别怕了。”

舒工在黑暗中看不见涵丽的脸。他抓住藤椅弯下腰去看涵丽的脸，涵丽扭过脸去，辫梢在舒工的脸上掠了一下。

“谁也别管谁。”涵丽说，“我再也不管他们的事，他们也别来管我。”

“谁管谁？”舒工想了想，说，“自己管自己呀！”

“不是跟你说。”涵丽说。

“那你跟谁说？”舒工挑起涵丽的一丝头发，揪着。

“跟我自己说。”涵丽拍舒工的手，拍不掉。舒工反而兴奋。“你他妈真有意思。”舒工把那丝头发扯下来看着，说，“挺长。”舒工抓着那丝黑发走神了。他又说，“挺黑。”他感觉到一种灼热的欲望撩拨着他。这种欲望从虚无凝为实际，它就是涵丽给予他的。涵丽现在就坐在他身边，涵丽的气息使他酥痒难忍，他快喘不过气来了。他想他应该像夜里幻想的那样干一回，舒工突然抱住了涵丽，他迅速地伸出舌头在涵丽嘴唇上舔了一下。涵丽尖叫着想从藤椅上跳起来，但舒工拼命地舔她，舒工用手掌捂住涵丽的嘴，“你别叫，你要是叫我就杀了你！”

涵丽的身体像兔子一样缩了起来，任凭舒工在她脸上胡舔一气。她睁大眼睛看着窗外的雨幕，很快冷静下来。“这没有什么。”她突然说。她想她就试试和男孩一起的滋味吧，她想她可以让丘玉美看着她也会不要脸。“这没有什么。谁也别管谁了。”涵丽笑了一笑，她终于推开舒工，她在黑暗中说，“我们应该约会。”她把重音放在约会这两个字上。

“怎么约会？”舒工抓住涵丽的手不放。舒工喘着粗气问。

“我懂，以后我教你。”涵丽说，“你现在放开我。”

“你要是要我我杀了你。”舒工推开她，那儿已经挺湿了。

“不会的。”涵丽站起来，她嘟起嘴在舒工脸上吻了一下，“我得上楼了。等着以后，我就跟你好吧。”

舒农想找一些粗铁丝做一把枪。他走到楼梯下面的杂物间去，门是插着的，但搭钩坏了。舒农用劲一推门就开了。舒农觉得很奇怪，里面没有人，只有一只猫站在旧板箱上，猫眼一闪一闪的。舒农想可能是猫在作怪，猫是很神奇的动物，舒农走过去抱那只猫，猫跳开了。旧板箱上留下一双梅花瓣似的爪印，舒农晓得父亲把杂物都往这只箱里扔，也许能找到许多粗铁丝，舒农掀开了沉沉的盖子。舒农吓了一跳。箱子里缩着两个人，他们同样被舒农吓了一跳。

舒工和涵丽躲在旧板箱里，舒工光着身子，涵丽也光着身子。舒工的脸赤红，涵丽的脸却苍白如纸。

“你们在干什么？”舒农叫起来。

“我们在捉迷藏。”涵丽举起双手蒙住脸。

“骗人。”舒农轻蔑地说，“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舒农，千万别说出去。”涵丽从箱子里伸出手抓住舒农的胳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那要看我愿意不愿意。”

舒农把箱盖啪地关上，他朝门外走，他看见猫已到了门外，他朝猫那儿走。舒工从箱子里跳出来，舒工从后面挟住舒农，两个人扭打着回到杂物间。舒工很容易地把舒农损到地上，然后去扣那扇门。

“你来干什么的？”

“找铁丝，不关你的事。”

舒工从箱子里抽出一根铁丝，朝舒农摇了摇，“是这个吗？”舒农伸手去夺，被舒工攥开了。舒工朝手上缠着那根铁丝，舒工说，“这铁丝我留着，你要是敢说出去，我就用铁丝把你的嘴缝起来，让你当哑巴。”

舒工光着屁股，舒农注意到舒工的玩意儿像胡萝卜一样又大又直，他看见那上面沾着一些紫红的血迹。舒农呆呆地盯着那血迹，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他掉转脸去看那只板箱，涵丽已经坐起来了，她的脸苍白如纸，她用手护住乳房部位，但舒农还是感觉到了她身体的光芒，一种熟悉的幽蓝的光，它不可避免地从林家母女身上射出来，刺伤舒农的眼睛。舒农难受起来，他朝门外走，那只猫正伏在楼梯的第一层台阶上。舒农走到门外就呕吐起来，呕得内脏翻江倒海的，他从来没这样呕吐过，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呕个不停。在晕眩中他看见那只猫轻捷地跳过一级一级楼梯，消失不见了。

从某一天早晨开始，舒农觉得他成了舒工真正的敌人。在家里在街上在学校里，舒工都冷眼瞟紧了舒农，舒农成了舒工隐秘幸福中的一块阴影。舒农知道他已经妨碍了舒工的生活，他躲避着舒工石头般的眼光。他想这不怪我，我就是猫，猫是能看见世界上所有事情的。他们不能怪猫。

“你对人说了吗？”舒工抓住舒农的耳朵。

“没有。”

“你是不是对爸说了？”

“没有。”

“小心点，小心你的嘴。”舒工朝舒农扬着那根铁丝。

舒农坐在桌前，他用手抓饭抓菜吃。舒农养成这种恶习已经很久了，老舒打他也改不了。谁也不知道舒农在模仿猫。这是舒农日渐神秘的特征，舒家的人对此毫无意识。

“你要是说出去，我就用铁丝把你的嘴缝起来，听见了吗？不是吓唬你。”舒工慢吞吞地说，然后舒工就朝头发上抹菜油，然后他穿上那双白回力鞋出去了。

舒农知道舒工的行踪。舒农在想爬在窗外铁皮管上的父亲，他也这样威胁过他。为什么不让他说出去？我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跟他们没有关系。舒农想让人激动的事情不是他们干出来的，让人激动的是他自己，他追踪了他们，因此一切都让他先看见了，有谁能躲过猫的眼睛？

传说舒农跟踪过好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哥哥和仇敌舒工。

舒农听见舒工的口哨声弱下去了，他估计舒工已经过了杂货店，就从窗台上直接翻到街上，他抠着鼻孔挨着墙走，他跟着舒工走到石灰场。涵丽已经在那里了。往往就这样，舒工和涵丽躲在一堵墙和一堆半人高的红砖后面，涵丽把一只破箩筐放在狭窄的进口处，好像放哨一样。

舒农轻轻地伏下身子，他透过箩筐的孔隙，有时看见他们的脚，他们的脚像四只纸船一样零乱地漂着，漫无目的。舒农克制不住地想叫，像猫在屋顶那样叫，但他忍住了，他怕被发现，所以舒农伏在那里，脸总是憋得发紫。

香椿树在香椿树街上早已绝迹，街道两侧的树是紫槐和梧桐，譬如现在紫槐花盛开的季节，风乍起的时候，我们看见黑房子的屋檐上飘挂着一屋浅紫色的云雾，若有若无的，空气因而充满了植物的馨香。这是走向户外的季节，我们都来到了街上。印象中这是1974年，某个初秋的傍晚。

男孩们都来到了街上，男孩们集结在大豆家院子里，围着一担石锁。香椿树街的男孩大

都能举起一担百斤石锁。这时候你看见舒农推开院门，站在门槛上进退两难。舒农神情恍惚，他的左手小拇指永远在抠着鼻孔。

“尿床胚，滚开。”有人跑上去推舒农。

“我看看。”舒农趴在门框上说，“我不能看看吗？”

“你来，告诉我们舒工和涵丽怎么谈恋爱的。”

“我不知道。”

“不肯说？不肯说你就滚开。”

舒农仍然不走，他的另一只手在门框缝里滑来滑去，过一会儿，他说：“他们在板箱里。”

“在板箱里？”男孩们怪叫起来，“他们在板箱里什么？”

“操X。”舒农恶狠狠地说。

舒农咬着嘴唇，然后他拉上门溜烟地跑掉了。

涵丽发现她好久没来例假了。她算了算，有两个月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老是恶心，身体像棉花一样疲软而又沉重。涵丽的情绪变得很低沉，隐隐地觉得这跟她和舒工干的事有关系，但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想问她母亲，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想着她不如去问医生。

涵丽偷偷地跑到区医院去。当医生厌恶地对她说出那句话时，涵丽像被雷劈了似的一阵晕眩，她快瘫掉了。

“林涵丽，你怀孕了。你是哪个学校的？”医生的目光很犀利，涵丽抓起椅子上的毛衣就逃出医院，医院走廊和长凳上都是人，涵丽怕谁认出她，她用毛衣扣住脸逃出医院。外面阳光刺眼，是一个温煦有风的下午，城市和街道一如既往地挤在涵丽的身边，而涵丽突然被深深的灾难扣紧了，她喘不过气来，“你怀孕了！”她真的觉得有一根铁索紧紧地扣到她脖子上了。这是怎么啦？我怎么办？涵丽像一只惊惶的兔子走到邮局门口，她站在那儿看着下午宁静的香椿树街，街上人迹寥寥，石子路面被阳光照出明晃晃的光来，涵丽不敢朝街上走，香椿树街现在对涵丽来说就是一口巨大的陷阱。

涵丽坐在邮局的台阶上，她脑子里乱纷纷的，她想她要去找舒工。舒工在家里睡觉。但她没有一点勇气朝香椿树街走哪怕半步。她想等到天黑，天黑了就没有人看见了。可是阳光怎么还在洒下来？这个下午这么漫长，涵丽几乎绝望了，她很想要哭，奇怪的是一滴眼泪也没有，也许她不敢坐在邮局门前哭，否则逃不过香椿树街居民的眼睛，四点多钟涵丽看见涵贞背着书包从学校那边过来，涵贞一边嚼着糖块一边跑过来。喂，你在这里干什么？涵丽抓住她妹妹的书包不放，她看着涵贞红润肥胖的脸，表情很奇怪。

“说话呀，你怎么啦？”涵贞嚷嚷起来。

“别嚷，”涵丽梦醒似地捂了捂涵贞的嘴，“你回家去，把舒工喊到这儿来。”

“干什么？”

“有事，你跟他说我有事找他，”

“不行。舒工是男人，谁让你跟他来往？”

“别管姐的事。”涵丽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米放到涵贞手上，“快去叫他，要悄悄的，别让他们知道了。”

涵贞想了想就答应了。涵丽看着涵贞朝十八号的黑房子跑去，她舒了一口气，她想她应该镇定些了。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还有舒工呢。舒工知道怎么办吗？坐着等舒工，这个下午很漫长。后来涵丽和舒工一前一后去了石灰场他们的爱情角落。涵丽抱紧胳膊坐着，舒工斜躺着。这是十年前香椿树街比较著名的恋爱场景。

“怎么办？”涵丽说。

“我怎么知道？”舒工说。

“能把它弄下来吗？”

“怎么弄？”

“你一点也不知道？”

“谁知道这事？我这会儿瞌睡得厉害，我睡一会儿。”

“不准睡，睡不醒的狗。”

“你他妈的骂人？看我揍不死你。”

“就骂你，这会儿还睡，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鬼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人家玩女孩就没这麻烦。”

“我也不明白，能把它敲下来吗？”

“敲？拿什么敲？”

“随便什么，拿一块红砖试试。”

“敲哪儿？”

“这儿，敲重点。”

“那我敲了，你忍着点。”

涵丽闭上眼睛。舒工真的开始敲了，舒工敲得很重，涵丽疼得尖叫起来。

“你轻点，狼心狗肺的混蛋！”

“你自己说重一点的，那你自己敲吧，”

舒工把红砖朝涵丽怀里一塞，舒工已经被涵丽惹火了，他拍拍裤子上的灰想走，可是涵丽抱住他的一条腿，紧紧抱住不放：涵丽的牙齿咬住舒工的裤子不放。

“想溜？没那么容易。”涵丽仰起脸看着舒工。

“你说怎么办吧？”舒工说。

“去死，”涵丽想了想，突然说。

“你别开玩笑。”

“去死。我们两个一起死。”

“谁也别想活了，我们一起投河去。”

“我会游泳，我死不了。”

“不，我们绑在一起，再拴上石头，准能死。”

“去你妈妈的，我一点也不想死。”

“那我去告诉你！一样的死，怎么死你自己选择。”

“我不怕，我一点不想死。”

“你不死不行。我可以去告你，你强奸了我。”

舒工又坐了下来，舒工搔着蓬乱的头发，仇恨地看着涵丽。这个下午涵丽看上去那么冷静，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饱经世故，精于各种手腕。舒工后背心开始沁出冷汗，他觉得自己真的发虚了。石灰场一带的阳光逐渐变稀薄了，逆光远眺的时候可以看见许多灰尘在空气中缓缓坠落，舒工折下身边一棵枸杞草的干枝，咔嚓折断成几截，他把它们一一塞进回力球鞋的鞋帮里。舒工抚摩着他的球鞋说，随便，你非要我死也无所谓，死就死吧。

“随便？”涵丽冷笑了一声，“什么叫随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别废话了，你说，什么时候去死？”

“明天，不，今天夜里，”

涵丽去抓舒工的手，让舒工推开了。涵丽又去搂舒工的脖子，也让舒工推开了，舒工看着涵丽露在圆领毛衣外面的皮肤，那里是一块雪白的浮冰，舒工猛地把涵丽压下去，他扯开了涵丽外衣上的钮扣，他把四颗钮扣放在手心看了看，一把扔到红砖堆外面，然后他开始扒涵丽身上的紫色毛衣，他听见毛线断裂的细微的声音。涵丽睁大眼睛，她的眼睛这会儿是紫色的，一种很暗的色彩，你看不出有一丝恐惧。“是的，天马上就黑了。”涵丽说着似乎微笑了一下，她像一只羊驯服地随舒工摆布。舒工又扯掉了涵丽的小花背心，他嘘了一口气：涵丽小而结实的乳房上布满了暗红色的吻痕，涵丽的乳晕变得很深很大。舒工觉得涵丽的身体确实起了微妙的变化。这几个月没有白过，舒工想他把涵丽彻底地收拾了，“无所谓，非要我死就去死吧。”他说。石灰场附近有一只猫凄厉地叫着，他们没在意。

猫是舒农。

夜幕垂落之后舒农跟着舒工和涵丽走到石码头。石码头在香椿树街南端，如今已被废弃不用。舒农常到这儿来看人们游泳。现在不是游泳的季节，他不知道他们来石码头干什么。舒农爬到破吊机上面，隔着残缺的玻璃注视着他们。这儿可以俯瞰横贯全城的河流，无风的时候河就像青铜一样沉甸甸地躺着，两岸人家的灯光斑斑驳驳，初升的月亮反射到河面上，映出一圈鹅黄色的光晕。坐在河岸上的两个人，仿佛一双无线的木偶。舒农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看见他们动了起来，他们在自己身上拴起了绳子，两个人绑在一起了。他们拖着一块石头朝河边移动，移得很慢，那样子很像两只蠢头蠢脑的鹅。舒农以为他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迫近了河水，这时候他们停顿了一下，对岸有一只猫叫了起来。舒农听见舒工对着

河水说，死就死，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他们搂抱着跳了下去。一声沉沉的坠水声，溅起许多白银似的水花。河面上的黄月亮倾斜着裂开了。

死？舒农终于反应过来。舒工和涵丽跳河自杀啦！舒农从吊机上跳下来，一路狂奔着跑回十八号。家里静寂无人，舒农跑到楼上去敲丘玉美的房门。跳河啦！自杀啦！舒农对着那扇暗红的门喊。他听见里面响起一阵悉悉卒卒的声音，丘玉美把门开了一条缝，她说：“谁自杀啦？”“涵丽和舒工！”舒农把脑袋钻进门缝去寻找他父亲，他看见床底下有一只手撑在拖鞋上，簌簌发抖。他知道那是父亲的手，舒农咪呜叫了一声就跑下了楼，他朝楼板朝杂物朝窗外的四面八方喊着：

“跳河啦！”

“自杀啦！”

香椿树街人在黑河里打捞涵丽和舒工的场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几乎所有会游泳的男人都跃入了街边乌黑发臭的河水中。荒寂的石码头上挤满了人群，只有一盏昏暗的路灯照耀他们，所有的脸都像水一样闪烁不定。十八号的舒家林家是事件的中心，人们注视着老舒。老舒在水中一次又一次地下潜。老林在岸上，老林的手里还握着一只棋子，有人说是“马”，而丘玉美倚在电线杆上捂着脸哭，丘玉美不让任何人看见她的脸。

先捞上来的是舒工，老舒把儿子反背到肩上，在香椿树街上跑了一圈，舒工吐出了许多乌黑发臭的水。后捞上来的是涵丽，老舒如法炮制，涵丽像一只羊在老舒背上荡来荡去，涵丽没有吐出来，一直跑到十八号的楼上，涵丽还是一动不动，老舒把涵丽放到地板上，摸摸涵丽的脉息，老舒说，没了，救不过来了。

舒农挤在人堆里看见了涵丽溺水后的容颜，他没有听见众人嘈杂的议论，直觉告诉他，涵丽已经死了。他看见涵丽湿漉漉地躺着，从她身上不停地滴着水，那些水也是蓝色的一如她皮肤的光泽。涵丽的眼睛一直张开着，比黑暗中的猫眼更富有魅力。涵丽很蓝很蓝。舒农想起他偷窥过的女人都是蓝的，即使死去，舒农想女人和死亡都是发蓝的，这是怎么回事？

涵丽之死曾经是香椿树街街头巷尾的中心话题。涵丽死后仍然被人怜爱着，人们描述涵丽是地窖里长出的鲜花，必将是好景不长的。你知道这实际上影射了十八号里复杂隐晦的人际关系。香椿树街无法排除老舒和丘玉美对一双儿女的影响，而涵丽舒工式的情死因此蒙上了一层传奇的悲壮的色彩。

十八号的黑漆大门以后经常是紧紧关着的，送牛奶的人把牛奶放在小木箱里，隔着门缝看见房子里的沉沉幽暗，这是一种感觉，这是林家的女孩早天的结果，十八号拒绝你进入。你若留意，仰起头便能看见楼上丘玉美的房间窗子的变化，窗上现在钉满了铁皮，远看像是一座鸽房的门。

敏感的人们猜测谁在那窗上钉满了铁皮，风骚的女人丘玉美将终日呆在黑暗中，谁干的？他们问涵贞，涵贞说不知道，她说你们别来管我家的事，他们问舒农，舒农不说话，但舒农狡黠丰富的眼神告诉人们，我看见了，什么也逃不出我的眼睛。

譬如涵丽溺水而死的当天夜里，老林拖着一捆旧铁皮和工具箱撞进丘玉美的房间，老林举起锤子，在窗框上当当先敲了三下。

“你要干什么？”

“把狗洞堵起来，”

“该死，你要把阳光堵死的。”

“堵起来好。你心里明白。”

“不行，你疯了？”

“你别嚷。这是为你好。”

“你想让我闷死吗？南窗怎么能堵起来？”

“我怕涵丽的阴魂来拽你，窗外就是那河。”

“别吓唬我，我不怕。我没得罪涵丽。”

“我怕你夜里梦游，从这窗往下一跳就完了。”

丘玉美从床上爬起来又坐下，她把头蒙在被子里哭泣在被子里说，那你就钉吧。老林没听见。老林专心致志地往窗上钉铁皮，他的手其实也很巧，把南窗钉得密不透风。我说过，远看就像黑夜中的一座鸽房。

死而复生是什么感觉？舒工回忆那次自杀仿佛做了一个梦，他醒来的时候仍然浑身精

湿，一家人都站在门那儿看着他。舒工觉得很难受，他对母亲说，“给我拿一套干衣服来，我要换衣服。”但老舒把母亲推了出去，老舒说，“不准换！死不了就能把衣服捂干，你不怕死还怕湿？慢慢捂吧，你这王八蛋。你这畜生！”

舒工疲惫地躺着，他想起在河中下沉的一刹那涵丽的手指疯狂地搜寻他而他却闪开了。他不想和涵丽挤在一堆死，涵丽的手指像一条小鱼在他脸上啄了一下就消失了。涵丽真的死了。他还活着。他看见父亲注视他的目光充满憎恶和鄙视。

从老式挂镜里他也看见自己的眼睛，冰冷的只有敌意和戒备。你们走吧。舒工说，我们之间谁也下需要谁，无论死了还是又活了，舒工跳起来把门撞上，他不想看见他们。他慢慢脱下湿衣服，打开抽屉，门吱吱响了一下，舒农闪了进来。舒农扶着门框看舒工换衣服。

“我看见你们了。”舒农突然说。

“滚开，”舒工将衣服遮住羞处。

“我看见了。”舒农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什么都看见了。”

“你就告诉了别人？”舒工说着一步步走过去，他先把门插上，然后一把揪住舒农的头发。舒工一只手捂住舒农的嘴不让他喊叫，另一只手就揪住舒农往墙上撞。他听见墙上响起嘭嘭的反弹声，舒农小小的身体像散沙一样往下陷。舒工吐出一口气，他觉得他必须这么干，他从中偿还了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能这么干，揍扁讨厌的舒农！

我看见舒农在初冬冷清的街道上游逛，他的书包松松垮垮地拖在地上，头发像刺猬一样又长又乱。他一路踢着树叶朝家走，他喜欢朝热闹的地方走，站在人群外侧张望一会儿，然后离开。当他发现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时候他就离开，而真正让舒农感兴趣的事物是不多的。

有人在街上追赶舒农。舒农抱着一杆汽枪在前面跑。追赶者是沿街打麻雀的人，他朝我们喊，“抓住他，偷枪的小孩！”舒农比那杆汽枪长不了多少，枪把舒农绊了一下。舒农跌在石桥下面，他累得爬不起来，伏在那儿，伸手摸了一下黄杨木的枪把，然后他把枪丢在那儿，一个人上桥了。

“别追他了。让他去吧，”桥边茶馆的人对追赶者说：“那孩子有点傻。”

你如果了解舒农你就知道这说法不准确。舒农不是傻孩子。你如果到过香椿树街，你会知道这是一个聪明孩子的故事。

舒农看见他床上放着一双崭新的白色回力鞋，与舒工一模一样的一双鞋，放在他的枕头边上。舒农把新鞋抓着翻来复去地看着，突然听见背后传来父亲的声音，“穿上试试。”这也是舒农十四岁时的大事，他有了一双白色回力鞋。

“给我？”舒农回过头来回。

“你的，喜欢吗？”老舒坐到了舒农的床上，查看被单。

“我没尿床。”

“没尿就好。”

舒农慢慢往孔里穿着鞋带，他的动作犹犹豫豫，他心里有点疑惑，不时地偷看父亲的表情。舒农从来没想到父亲会给他买这种鞋子穿，他从来都穿舒工穿旧的鞋子。

“现在就可以穿出去吗？”舒农说。

“随便你什么时候穿。”老舒说。

“可是现在离过年还早。”舒农说。

“那就过年穿吧。”老舒说。

“可是到过年要等多久啊。”舒农又说。

“那就现在穿，现在就穿上吧。”老舒烦起来，走来走去的。

舒农穿好鞋感觉一切都轻捷起来，他在屋子里跑一圈然后想跑到街上去，老舒这时候喊住了他。老舒说你别急着出去，先答应我一件事。舒农愣在那里，他惊惶地张大嘴，脱口而出喊我没有尿床！老舒农拉住门框低下头一动不动，隐约觉得新鞋子是一个什么圈套。老舒提高了嗓门，你他妈给我过来，狗杂种！舒农复又走过去，他的手便被父亲牢牢抓住了。

“夜里我到你房间睡觉。”老舒说。

“为什么？你跟妈吵架了？”

“没有。我是说有时候，比如今天夜里。”

“你来睡好了，你跟我一起睡？”

“不，我搭地铺。”

“为什么搭地铺？有床呢。”

“你别管。到时候要把你绑在床上，还要把你的眼睛蒙起来，还要把你的耳朵用棉花团塞住，你要忍一忍。”

“你跟我捉迷藏吗？”

“对，捉迷藏。”

舒农看了看父亲，不再吱声，他摸着脚上新鞋子的鞋面，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楼上的窗子堵起来了。”

“到时候你只管睡你的觉，不准出声。明白吗？”

“明白。窗子堵起来你就爬不进去了。”

“要是你妈来敲门，你就说你睡觉了，其它一句话也不要说，要是别人来敲门也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那你们为什么不到板箱里去呢？你们钻不进去？”

“这事情不准告诉别人。反正你知道我的厉害，是吗？”

“知道。你会卡我的脖子，卡死我。你说过的。”

“对，卡死你。”老舒的浓眉跳了一下，“你刚才叨咕什么？”

说到这里父子俩的神情都变得平淡起来。老舒伸出小拇指，舒农也伸出小拇指，他们默默地勾了手指，达成某种特殊的协议。

就这样舒农迎来了他少年时代最难忘的夜晚，他记得他被黑布蒙住眼睛被绳子绑住手脚被棉花团塞住耳朵的那些夜晚。父亲和丘王美就在他的身边做爱。他和他们在一个房间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但他能感觉到黑暗中那两个人的位置和位移，他能判断谁在上面，谁在下面，谁在干什么。有一种强烈的蓝光刺穿沉沉黑暗弥漫了舒农的眼睛，舒农无法入睡，也无法活动身子。他大口地吸进屋子里那股甜腥的气味，又大口地吐出去。他浑身燥热难耐，他想也许是那种暗蓝色光芒的缘故，它像火一样炙烤被缚的舒农，使他的灵魂像背负火焰的老鼠一样凄凉地叫着。舒农说我热，我热死了。当老舒后来解开绳子时，他听见舒农梦呓般的声音。老舒摸他的额头，额头上却是冰凉的。老舒说舒农你病了，舒农在黑暗中说，我没病，我睡觉了。老舒把舒农眼睛上的黑布拉开又听见舒农说，我看见了。老舒把舒农耳朵里的棉花团抠出来时又听见舒农说，我听见了。老舒揪住舒农的耳朵说，你看见谁了？舒农说，她很蓝。谁很蓝？老舒狠狠地揪舒农的耳朵，你他妈说梦话。舒农疼得跺床，他喊。我说猫，猫的眼睛很蓝。老舒松开手，他贴着舒农的耳朵说，记着，对谁也不能说。舒农蜡着身子往被窝里缩，他把头埋在被窝里说，你再打我我就说出去，我不怕死，死了我就变一只猫，你们谁也管不到我了。

涵贞是这样一种女孩，疯疯癫癫，刁蛮任性，嘴很馋，又很漂亮。香椿树街上有许多这样的女孩，她们的事没有什么可多说的，要说的只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新闻。

你在街上看到涵贞，更多的是想到涵丽，一个早早弃世而去的女孩。妇女们拉住涵贞说，“你姐泮到底为什么要去死？”涵贞说，“她不要脸。”妇女们又同，“你姐泮死了你伤心不伤心？”涵贞不吱声了，过后又说，“她的裙子毛衣都给我穿了。”倘若她们还继续缠着她，涵贞会不耐烦，她会柳眉竖起尖叫一声，“你们真讨厌。什么也不干，就会在街上东张西望！”妇女们当着涵贞面评价她们姐妹，她们说涵贞不如涵丽，活着的不如死去的。

谁也料不到，涵丽死后三个月，涵贞也成了香椿树街人话题的中心，现在想想，这与香椿树街的艰难尘世无关，事情更多体现的是故事的悲剧意义，悲剧是一只巨大的匣子，它一旦打开，有的人就会被关在匣底，如果不是涵贞也会是别人。我这么说不知你能否理解？

一切都要从糖果店说起。有一天涵贞放学路过糖果店，看见玻璃罐里新装了许多蜜饯。涵贞走进店门的时候正好看见老史把一块小木牌挂在门上，木牌上写着“现在盘点”。涵贞摸摸口袋里的钱，正好够买一包甜话梅。涵贞想她可以赶在盘点前买到这包话梅。老史一边拉上店门，一边问，涵贞你买什么？涵贞敲着玻璃罐说，我要话梅，话梅。涵贞根本没在意门已经拉上了。她看老史走到柜台里去，老史坐下来打算盘。涵贞说，我要买一包话梅。老史说等一等，马上就好。涵贞等着他打完算盘。涵贞盯着那只装满话梅的玻璃罐，根本没在意糖果店的门已经拉上了，只有她和老史在里面。老史终于把算盘一放，他说，话梅？你进

里面来买，我给你另外称，称多一点。涵贞害羞地一笑，她迅速地钻进了柜台，把攥着的钱递给老史。老史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纸币，但他抓住的是涵贞的手。老史说，不要钱，算我送你的。涵贞睁大眼睛，为什么不要钱？老史说我们交换，我送你话梅吃，你也给我一样东西。涵贞说，你要什么？我回家去取。老史弯下腰在一只铁盒里抓了大把的话梅，他说涵贞你张开嘴，涵贞就张开了嘴，老史嘻嘻笑着把话梅扔进涵贞嘴里，好吃吗？好吃，老史一共扔了五颗话梅在涵贞嘴里，然后他说，现在要交换了，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看看你的肚脐眼，涵贞含着五颗话梅，说不出话，她只能摇头。她发现老史的神色很古怪很陌生，但已经晚了。老史猛地把她抱起来按倒在地上，老史把手里的话梅全都塞进她嘴里，不让她出声，然后她感觉到老史汗湿的手掀开了她的小背心，摸着她的肚脐，随后那只手撑开了裤带向下滑去。涵贞吓晕了，她想喊但话梅几乎把她的嘴堵满了。她听见老史气喘吁吁地说，别出声，别喊，我给你十包话梅，再给你三袋奶糖，不能喊，千万不能喊，涵贞拼命点头，摇头，她不知道老史在自己身上干什么，只看见老史花白的头发抵在她胸前。紧接着涵贞觉得下面一阵尖厉的刺痛感，她觉得她快被老史弄死了，涵贞抓住那把白头发，她喊，不要脸！不要脸！但一点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一切都像一个离奇古怪的梦。

涵贞走出糖果店的时候天快黑了，她拎着书包靠墙走，慢慢走回去，书包里装满了各种蜜饯，那就是老史塞给她的，老史谈：你只要不说出去，你想吃什么就来问我要。涵贞一路走一路嚼着话梅。她觉得被老史弄过的地方仍然很疼，好像留着一把刀。涵贞低下头猛然发现淌血了，血从裤腿里流下来，滴在她的鞋上，滴在地上、涵贞看着那股红的血，“噗”地吐出嘴里的话梅，涵贞坐在地上哭起来，她抱着鼓鼓的书包哭，路过的人都没在意，后来老舒下班了，老舒推着自行车过去问她，涵贞就边哭边嚷起来，老史不要脸，老史不要脸！

香椿树街上唯一一个铛啷入狱者就是糖果店的老史。老史曾被押到学校来斗。我们都坐在台下，看见老史花白的头发和萎靡绝望的脸。涵贞就坐在前面，好多人都朝涵贞看，她对此一无所知，她看着五花大绑的老史，神情茫然。涵贞的仇人是舒农，舒农走过去朝涵贞的口袋偷偷摸了摸，回来对我们说，她还吃话梅，她口袋里还有话梅！舒农说林涵贞最不是东西，她们一家都不是好东西。对此少年们没有异议，少年们已经把涵贞归入“破鞋”一类，暗地里他们喊涵贞就喊“小破鞋”，甚至有人编了一首恶毒的儿歌唱给涵贞听，涵贞的母亲丘王美说是舒农编的。

儿歌：

（此处删去十三字。）

走到香椿树街来，无法逃避的就是这条河的气息，河就在我们的窗下面流着。我说过它像锈烂的钢铁侵蚀着香椿树街的生活，你无法忽略河的影响，街的岁月也就是河的岁月。

但是香椿树街的居民已经无法忍受街边的河。河里脏得不辨颜色了，乡下来的船不再从河上过，有一天从上游漂来一个破包裹，桥边的老头手持竹竿去打捞，捞到岸上一看，包裹虽卷着一个死孩子。是一个出世不久的男婴，满脸皱纹，那模样很像一个沉睡的老人。

对于街边这条河，香椿树街的居民们毫无办法，河能淹死人，但人对河确实毫无办法。

有一天舒农突发异想，他朝桥下洒了很多面粉，然后专心地钓鱼，他钓了很长时间，猛然觉得钩子沉了，他们钩子提起来，发现钓上了一只皮鞋。是一只小巧的丁字型女皮鞋，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认识那只皮鞋，说那是涵贞跳河时穿的皮鞋，舒农一下子就把皮鞋扔回河里去了，他自言自语说：“倒霉。”

舒农闯祸的原因一下子说不清。

譬如这是个寻常的冬日早晨，舒农吃完早饭就找书包，他总是在上学前找书包，舒农看见他的书包掉在舒工的行军床下面，他就钻下去抢。他往床下钻的时候被舒工推了推，舒工睡意朦胧地说，别捣乱，舒农说谁跟你捣乱，我找书包，舒工仍然摠住舒农，他咕噜着说，“先给我把粥端到炉子上再走。”实际上舒工的要求很简单，但舒农说：“我才不管你，你自己起床端，”舒工半闭着眼睛说：“真不端？”舒农说：“不端，你自己起床端。”舒工猛地从床上挺起来掀掉了被子。“好，我起床。”舒工叨咕着跳下床，他先把剩粥端上炉子，然后站在炉边上斜睨着舒农。他蹦着蹦着取暖，径直蹦到舒农的小房间里。舒工说了一句：“小杂种看我都懒得揍你。”他掀开舒农的被子摸摸，是干的。舒工笑了笑就解开棉毛裤，朝舒农的床单上撒了一泡尿，撒完尿舒工打了个响指，“等会儿让爸看，你又尿床了，我不揍你让爸来揍你。”舒农抱着书包惊呆了，他的脸涨得通红，他想了想就冲到水缸那儿舀了一瓢水，

浇到舒工的床上。舒工随他浇，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浇吧浇吧，反正谁也不相信我会尿床，挨揍的只有是你。”

舒农浇完那瓢水就去学校了，中午放学回家时他已经忘了早晨的事。他看见被子已被母亲晾到窗台上了。老舒沉着脸盯着他，舒农说，“我没尿，是舒工先尿床。”老舒就吼起来：“撒谎，尿了床还撒谎！”舒农又说：“是舒工先尿到我床上的。”老舒气得跳起来，“还撒谎？舒工从来不尿床，他怎么会尿到你床上去？舒农说：“你去问舒工。”舒农坐到饭桌前端起饭碗，这时候老舒冲上来夺走了碗，就势把舒农拎起来摔到门外，老舒说，“操你个小杂种，不给你吃不给你喝，看你还尿不尿床？看你还撒不撒谎？”

舒农坐在门槛前，朝父亲看了几眼，他的手在地上划着字，有一个字是“操”。门被老舒砰地关上了，舒农无可奈何地砸了几下门，然后就站起拍着屁股上的灰。他们的猫这时从窗户里跳出来，猫朝舒农叫了一声，它好像咬着一一条烧好的鱼。

“喵呜”，舒农学着叫了一声。他跟着猫朝街东走着，一直走到汽车修理厂，猫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舒农走到厂里去，看一群工人满身油腻地爬在汽车肚子里修汽车。舒农蹲在地上看他们修车。工人说，你怎么跑进来了？快出去。舒农说，我看看，看看也不行吗？

破汽车前面放着一桶汽油，舒农就蹲在那桶汽油前面，舒农耸着鼻子使劲地嗅汽油味，舒农说，我知道，这是汽油，一点就烧起来了，工人说，你说得对，千万别玩汽油，烧起来就完了，舒农在那儿蹲了很长时间，后来修汽车的工人发现那小孩走了，少了一桶汽油，他们没想到是舒农偷走了汽油。

舒农拎着汽油桶走回家。有人在街上看见他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拎着汽油桶去干什么。舒农走到十八号的黑房子前面，他推开门，先将汽油桶放在门背后，然后他蹑手蹑脚走到屋里，他看见父亲在睡觉，舒工也在睡觉。他先轻轻地把父亲房间的门带上。用一把牙刷插在门鼻里，然后他走到舒工的床边，舒工的头埋在被窝里，发出了鼾声。舒农对着被窝轻轻骂了一声，王八蛋，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去拿汽油桶的时候，发现猫也回家了，猫伏在汽油桶上，绿莹莹的猫眼注视着他，舒农对猫微做个鬼脸，他把猫推开，拎着桶走到舒工的床边，舒农开始往舒工床下倒汽油，他闻到汽油的香味在房子里悄悄地弥漫，干燥的地板上发出了轻微的呼吸声。舒农一路走一路倒，他看见水一样的汽油从门缝里渗进了父亲的房间。舒农想差不多了，火肯定能烧起来了，他放下桶四处看了看，一切都午睡，包括那些陈旧霉烂的破家具，只有猫看着他，猫眼绿绿得发亮。舒农心里说，猫，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他从舒工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盒火柴，他的手有点颤，他想他心里也许有点怕，他咬了咬牙，擦亮了第一根火柴，火柴掉在地板上，顿时有一股红色火苗蹿了起来。火首先是从舒工床底下烧起来的，火烧起来的时候舒农听见猫凄厉地叫了一声，在火焰中一闪而过。

舒农拼命往楼上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往楼上跑，林家的门都开着，丘玉美和涵贞从厨房里伸出头看，丘玉美说：“他怎么啦？”涵贞说：“他发神经了。”舒农没有理睬她们，他一直朝楼顶平台上爬去，当他爬到平台上的时候，听见下面已经响起了最初的混乱的杂音，他好象听见舒工失魂落魄的惊叫，听见父亲在拼命拉那扇被牙刷柄别住的门，他还听见涵贞从楼上滚到楼下的砰然响声，而丘玉美已经推开楼窗朝外喊，火换换换换换——舒农看不到火，他想为什么看不到火呢？舒农在楼顶上东张西望，紧接着他看见顶洞那儿红了一下，猫卷着一团火苗爬了上来。猫叫着燃烧着，发出一般奇怪的焦味。猫的眼睛由绿变紫，猫似乎要朝舒农扑来。舒农想上去抱住它，但猫身上的火使他有点害怕，猫怎么烧起来了呢？猫怎么跟他上楼顶了呢？舒农看见猫又往前跑了几步，然后就趴着不动了，它身上的火骤然熄灭，变成焦黑的一团。至此舒农发现他的猫先被烧死了。舒农伸手去摸了一下，猫的残骸很烫，他去摸了摸猫的眼睛，猫眼还活着，是蜂紫色的，很亮。

香椿树街上有好多人朝十八号跑，舒农觉得人群像仓皇的老鼠一样朝他家涌来一片嘈杂声。他想脚下这栋楼房马上就会烧起来了，他们怎么还往里跑？舒农探出头朝下看，看见所有的窗子都冒着黑烟，却看不到火。怎么没有火呢，舒农这样想着就听见下面有人在喊，舒农，舒农，他在房顶上！是舒工的声音，舒工朝他挥舞着拳头，他穿着短裤，身上没有一丝火苗。舒农想舒工怎么没烧着呢？也许他刚才装睡？舒农看见有人扛来一把长梯往墙上架，架梯子的是老舒。舒农的头就晕了，他发现事情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发展，全都错了。舒农拼命去推，架梯子，推不动，老舒满脸油黑朝梯子上爬着。舒农扒着梯子喊起来：“别上来，你别上来！”老舒一声不吭朝梯子上爬着，舒农拼命去推那架梯子，还是推不动，他看见父

舒家兄弟1.txt385

亲被火烤黑的脸越来越近，他觉得心中有冰凉的东西在滴下来，“你别上来！”舒农高声狂叫起来，“你再上来，我就跳下去！”楼下的人群顿时静下来，他们都仰着脸观望舒农，长梯上的老舒也停了下来，他们都仰着脸观望舒农，老舒大概在长梯上停留了三秒钟，又继续往上爬，当他的手痉挛地搭到楼顶上时，看见舒农的身体像猫一样凌空跳起，掠过他的头顶。

香椿树街的居民们都目睹了舒农坠楼的情景。在一片惊叫声中最响亮的是舒农自己发出的声音，像猫叫或者就像舒农发出的声音。

这是197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我们的香椿树街上。印象中这天是南方的某个节日，到底是什么节我记不清了。

傍晚时分有两个年轻的北方佬从街的一头朝另一头走，他们是沿沪宁线旅行的。他们从香椿树街的一头朝香椿树街的另一头走，看见一辆白色救护车在狭窄的街道上飞驰而过，许多人朝一幢黑房子那里跑，他们也跑过去。房子的里里外外簇拥着男人、妇女和孩子，他们都在说话，但两个北方佬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只是闻到房子里隐隐散出一股汽油味，有个女人对他们说普通话：“是小孩子玩火！”

后来两个北方佬站在石桥上，看河上的风景，青黑色的河水从他们视线里流过，没有声音。上游漂下来的浮物穿过桥栏时，在石墩上撞来撞去，他们同时发现水上漂着一只白色的小套子，两个北方佬相视而笑，一个不说话，另一个拍了拍桥栏，说：“我操，”他们盯着水面上看，后来又发现一具被烧焦的小动物的尸首，它在暮色中沉浮，时隐时现，一个北方佬指着它说，“是什么？”另一个说：“好像是一只猫？”

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http://goldbook.yeah.net/>
转载请保留！